



## 本土文本

## 斩不断的亲情

(小说)

□倪正平



## 离家

“你父亲病危，盼回家一趟！”这是他离家五年来从高中同学三狗嘴里听到的唯一关于父亲的信息。它带来的冲击是如此巨大，以致无法像往常一样完全屏蔽或忽视。

自五年前被恼怒的父亲重重地扇了两个耳光，并咆哮着让他滚出家门的那一刻，他就从心底里斩断了他们父子间的血缘亲情。

三狗是他和家乡之间仅有的连线，但他要求三狗不可将他的任何情况告诉家父，也不要传递任何关于他父亲的一丁点消息。他警告，做不到这两条就不再是朋友。但今天，当三狗违背承诺，从电话那头告诉他父亲的情况，他的心里却丝毫没有怪罪决绝的情绪，反而有点想正面回应的冲动了。

这是怎么了？是自己从坚守的老死不相往来的誓言上后退了？是如今看到了人生的希望而变得多愁善感了？这时，另一个自己又在顽固地把这样的念头顶了回去：我能走到今天这一步，与当初无比绝情的父亲又有什么关系？！

他承认，五年前离家出走时，自己绝对是个一无所长、不思进取的二流

子，从市建校毕业后的三年里他没正儿八经工作过一天，混迹社会，靠啃老过日子。他清楚记得，那次因聚众斗殴被“请”进了派出所，出来后忍无可忍的父亲将他赶出家门。断了经济来源的他过了一段流浪的日子，先是由三狗接济了一些钱，在离家1000公里的大都市租了一间仅十几个平方的小屋，后凭建校里学到的一些“皮毛”在城里一个建筑工地打零工维持生活；之后，又是经三狗点拨，他找到了正在这个城市里拓展市场的一个家乡建筑公司。在这里，他的人生走上了正轨。公司曾总听了他编造的经历后接纳了他，让他成了公司一员，还垫钱帮他报名参加了土建施工进修培训。在工地上摸爬滚打两年后，他考到了二级建造师证书，现在是曾总手下的一名项目部技术员。

他不否认，正是五年前父亲的绝情之举，激发了他外出创业的全部勇气。他感激一直信守诺言并提供不少帮助的三狗，感恩危难时刻拉他一把的曾总，但这些和父亲有什么关系？当父亲挥动手臂将他一推推出时，暴怒的眼里可是看不到一丝亲情暖意。

内心情结在曾经的毒誓和突然涌

出的隐痛间徘徊。他把自己真实的家庭情况和现在的纠结向曾总和盘托出。曾总平静地听他讲完，说了句意味深长的话：亲情面前，再深再深的恩怨也不过是条一跨便过的溪流。

## 回家

坐高铁从遥远的都市回到江海平原上的老家，也就六七个半小时。他没想到曾经遥远得想想都要集中精力的距离，竟然一下子触手可及。倒下行囊，他来到父亲床前，看到埋在被窝里的父亲是那样瘦小，几乎看不到被子的隆起；明显衰老又被疾病折磨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他叫了声：爸，我回来了。父亲深陷的眼窝里干涩的眼珠动了动，喉咙里已发不出声音来，但他分明看到父亲的脸上漾过一丝笑意。

他看着父亲似油尽的灯芯被一点点熬干，回家后的第三天，父亲溘然长逝。他把父亲的死讯通知了所有的亲朋好友，他要用一场正统的葬礼宣告自己的“回归”。

葬礼上，他看到亲友们的神情是复杂的，既有对逝者的悲凉，又有对浪子回头的欣慰。三狗似乎比他对父亲更有感情，几度失声痛哭，这让他感到意外又费解，直到他看到曾总出现在父亲

的葬礼上。

曾总的不请自到让他不知所措。脸色凝重的曾总递给他一封信，一封父亲写给他的信：

九：

本想再晚一点给你写信，然疾病的加重让我不得不提前打破沉默。五年前，我对你说使用暴力，将你赶出家门，这是为父万般无奈下使出的极端措施。我知道常规的说教已无法让你摆脱心魔，只有彻底斩断你对家的过分依赖，才可激发你重塑人生的勇气和动力。但我毕竟是你父亲，你离开后，我托三狗打探你的消息，让他转给你必需的生活费，之后，又请我的老同学曾总代我行使照顾和培养职责。

儿子，我的苦心没有白费，尽管远隔千里，你的每一点进步我都看在眼里，要不是死神逼近，本想再让我们父子这般隔绝的状态再延续一段时间。只要你能发奋进步，我宁可永远听不到你喊我父亲。

不要责怪三狗、曾总，是我要他们保守秘密的。

父

捧着父亲的绝笔信，回家后还不曾掉过眼泪的他终于泪如雨下。

## 移盆换境(散文)

□李灿

一棵种在茶盅那么大的小花盆里的鸭脚木，被移到直径30厘米的大花盆中，刚开始那几天，它似乎不太适应新环境，显得迟钝而苍白；两个星期以后逐渐恢复元气，到第三个星期便朝气起来，先是枝叶舒展、陆续冒出新芽，接着分枝散叶，壮硕的叶片垂挂，很快树形增大到原来的四五倍，蓬蓬勃勃，生机盎然。

鸭脚木属于木本观赏植物，原本生于原野。我在小区的绿化带里见过，长到三四米高还没有歇气的意思。当初出售绿植的商店只给了它一个茶盅大小的花盆，买回来养了四五年，不见长高，也不见冒出新芽。经年的老叶逐渐枯萎，青黄不接只见黄，不见青，一副老气横秋奄奄一息的模样。

正好有一个大花盆空置，顾不上仔细探究能不能把这棵鸭脚木种活，先换个盆、换上土再说。没想到换个盆儿、

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丰收。

由此想到我们自己，从幼儿园到小学、从小学到中学再到大学、从校园和家庭走向社会、从熟悉的故乡移居他乡，我们在一次次迁移、一次次“移盆换境”中，寻找到新的起点，取得了发展和进步的机会。

即使我们从出生到独立行走于天地之间，从来没有离开过原乡，我们又何尝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打量生活？比如扩大自己的社交圈、发展自己的爱好，从而开阔视野、增长见识，在参与和融入的过程中，体验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这不仅能给人带来全新的思维和灵感，还有助于培养智慧和能力。

再比如改变自己的学习态度和方法，不拘泥于某个人、某种观点，只要优秀，只要能够启迪我的成长，我都兼收并蓄，在不断突破自己的过程中，经历一些新的挑战与困难，更快地获取新知

识和掌握新的技能。

吉尔伯特·凯斯特勒说：“改变并不简单，但它却是在一段时间内唯一保持不变的事情。”在一盆花木中，我们或许能够看到人生的缩影。生命就像一盆花木，需要不断地换盆换土才能茁壮成长。

此后几个月，我经常察看移盆换境之后的鸭脚木的情状，它依旧不紧不慢地翠绿着、旺盛着、茁壮地成长着。它根本不理会我生发的感慨，谁在它面前生发感慨都不管用不好使。除了养分、土壤、水分和阳光，它不会需求太多，它有自己的天性和生存法则，它比人更加自由轻松、更加快乐无忧。我没有责怪自己的意思，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触景生怀，睹物思情，是人之常情——我们没有植物的简单，但我们可以从植物身上汲取智慧，获得启发。

## 夜闯合掌岩(散文)

□陈汉忠

你知道合掌岩吗？也许你听说过，也许你闻所未闻。合掌岩是浙江东南沿海的一座高山上的一处景点，也是一个极偏僻的地方。空军某部的一个雷达站就驻守在这里。相传合掌岩还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的是当年马寨一带有一风妖作怪，渔船被掀翻，庄稼被刮倒，百姓苦不堪言。一位巡天的仙女同情人间疾苦，偷偷下凡捉妖，她拼尽全力，最后把自己化成一石掌，可惜孤掌难鸣。仙女的妹妹得知姐姐被风妖困住，奋不顾身出手相助，化成另一只石掌，双掌合十，终于锁住了风妖。从此，合掌岩的名声就传开了。

我第一次知道合掌岩是在空军著名作家王玉彬、王苏红夫妇发表在《解放军文艺》的一篇短文中，他俩在山上一个空军雷达站待了一个星期，称这里是“和尚也待不住的地方”。这自然是作家眼里的合掌岩，偏僻艰苦，寂寞到令人难以忍受，却也让我萌生了一探究竟的念头。

事后我问司机李庆，他们喊你停车，你为什么不理。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我什么也没听见，再说，那时不敢停车，真要熄火停车，就真的不敢再开了。是呀，面对一个又一个险情，司机注意力高度集中，完全进入了无我的状态。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惊险旅途，我们终于到达山顶，看见了罩在云雾中那熟悉的雷达天线和那一排排制式的营房。一直等候在路口的雷达站官兵见我们到了，也欢呼起来。

夜上合掌岩，我们原本是要采访这个雷达站的前辈们在上世纪60年代的国土防空作战中用高射机枪击落敌机的往事。上山后才知道，用高射机枪击

落敌机的是另外一个雷达站。尽管有点扫兴，但我们还是为守卫在这个云山雾海中的雷达站官兵的精神所感动。原来，合掌岩的空军雷达站不仅驻地偏僻，而且常年被笼罩在云雾之中，晒件衣服几个月也干不了，晚上睡觉，被窝里湿乎乎的，并不寒冷的季节，战士们还得用电热毯来驱潮。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官兵们没有一个打退堂鼓。

就说昨晚接我们上山的老士官李孝臣，早已服役期满，却因工作需要，留了一年又一年。他告诉我们，因为有个雷达技术攻关项目，他今年可能还得留队！

是的，驻守在合掌岩的空军雷达站官兵似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壮举，他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刻不停地搜索海天经纬，上报空域情报，用警惕的眼睛，守卫着身后的万家灯火。寂寞枯燥的生活，因为胸有祖国而让他们过得有滋有味。正是他们，用自己平凡的举动，织成任何侵略者都无法逾越的共和国天网。于是，摄制组临时决定，拍摄一组这个雷达站官兵镇守边关的镜头。

也许是鲜有媒体采访的缘故，官兵们听说拍他们的工作生活画面，都异常兴奋，天刚蒙蒙亮，大家就一个个精神抖擞地集合在雷达天线下。由于雾大，拍海上日出落空了。也由于雾大，拍波涛汹涌的大海与旋转的雷达天线叠影也落空了。可我们还是在雾中拍到了合掌岩，拍到了驻守在合掌岩的官兵精心捕捉空中目标的画面。后来在那部时长

一个小时的纪录片中，合掌岩官兵的镜头在片头上就出现了。尽管这组镜头由于雾气太重显得并不那么完美，但我们却十分看重它。

就要离开合掌岩了，我们还真有点依依不舍，老士官李孝臣拉着我们的手，不无深情地说：你们来合掌岩，我们山上就像过节了。盼你们下次再来！说话间，他的声音有点哽咽。我知道，我们难得来一次，一切都感到新鲜。即便是险情迭现的盘山公路，即使是刮得让人站不稳的狂风，即便是令人头晕的漫天浓雾。可守卫在这里的官兵，却是天天置身其间。如果没有一种坚定的信念支撑着他们，要让这些年轻官兵常年驻守在这山头上，实在不是一件易事。我无法考证这弯弯曲曲的盘山公路最早建于何时，我也无法从考证合掌岩的传说源于何方，只有一点无须考证，那就是在云雾中徐徐转动的雷达天线是官兵们用青春浇铸在大山上的雕塑，在天宇中令对手胆寒的雷达波束是官兵们用生命书写在蓝天上的诗行。

告别合掌岩已有一些时日了，对我们这些匆匆过客，雷达站的官兵们或许已经淡忘，但我却记住了那些至今还奋斗在云山雾海中的年轻战友们。每当看到战鹰在空中掠过的时候，或者在军营门口目睹全副戎装的卫兵持枪肃立的情景，就会想起那部在大雾和海风中旋转的雷达天线，想起那里有一群年轻的官兵在默默守卫着祖国的天空。

## 江海新韵



## 父亲与麦地

□袁伟

灼热感渐渐蔓延，仿佛  
在加粗脊椎。睡梦安稳了些  
汗水一颗一颗滴在地上  
这让他突然想起祖辈的一生  
——生活反复把玩着  
他们的腰身，直到张力全无  
佝偻是最后一次形变  
强如虎骨之力，也无法改变  
那相伴余生的塑性

## 父亲从集市上归来(外一首)

□刘颖

我的父亲空着手，从集市上回来  
他是去卖几把春天的小葱  
父亲空着的手里，落着金灿灿  
的欢喜

他总是坦荡地把季节分成一  
扎扎

嫩绿地，摆在大街上  
接受生活的敬意

这个泥做的男人  
终生的理想是拥有土地  
而他的土地已越来越小  
小到一棵白菜，小到一根葱  
不能再小了，我害怕有一天他  
再次拥有天空

集市是故乡的博物馆  
我的父亲，把粮食送去，余下  
秋风  
力气送去，余下白发  
大半生送去，余下越来越消瘦  
的日子

我知道，父亲还将继续搬运

仿佛他创造的物件都是多余的  
所有的出场都为了向消失出发  
我不愿意想象，他送出的最后一  
件物品

是他自己

○父亲的日志  
秋天被落叶隔在左边了  
右边的树枝送过来一个初冬

父亲不善于与人交往  
老房子的门墩模仿着他  
父亲寡言  
一盆兰草、几只鸽子、一缸鱼  
就是他的日记  
他的句子简单平坦，不懂修辞

他骨骼里刮过的萧瑟  
遇到兰草，就纷纷开出春天  
他脸上温和的笑容  
被鸽子衔着，天空打开了它所  
有的蓝  
那些年轻时弯曲的日子  
会在鱼缸里游动  
直到生活的疼痛成为遗迹

## 父亲的拐杖和轮椅(组诗)

□王孝祥

## ○青山未老

以前，在父亲前面走  
听后面喘息声大与小  
就能判断父亲和我的距离  
远了，就让时间停下来等一等

现在，走在父亲后面

他坐轮椅上  
推他去看夕阳无限好  
推他看山花正烂漫，告诉他现  
在才春天  
推他去看湖水无虑  
一头白发在万波碧水面前  
可以忽略不计

指着军山对父亲说，“青山还  
没老  
你怎么可以老”

## ○月光也是希望

推着父亲到江边  
看长河落日  
夕阳也老了，也像个坐轮椅的  
老人

轮子正一点点滑向江水

我们回去吧，父亲不忍心看下去  
调转轮椅，推着婴儿车一样  
慢慢向东。如果路长一些  
走得再慢些

月亮就会升起，月光  
同样是希望

○唯有春风不收费  
人间四月，菜花黄遍十万里  
带上轮椅吧？父亲摇摇头，走  
不动了

父亲的旅游点有三处：乡镇医  
院、县城医院、市区医院  
行车记录仪记录着这三点之间  
风景

有时日暖风和，我会把车窗玻  
璃摇下一些  
让春风进来，装满车厢  
春风不收费，比医院里的氧气

## 金贵得许多

○父亲的拐杖  
开始喘，步态开始蹒跚  
两条八十岁的腿开始支撑不住  
渐瘦了的父亲  
他需要一根拐杖

选中一棵三十龄枣树，只有青壮  
才能扶稳耄耋  
锯下一根树杈，砍掉多余的枝节  
留住春天气息，和风吹枣树叶  
“飒飒”声。多么像父亲年轻时  
走路带风的脚步声

三十年前，父亲栽下这棵枣树  
盼着快点长大结实  
做过和枣一样多，一样甜蜜的梦  
梦还没有醒来  
树已成了手中拐杖

## ○滨江看日落

如果夕阳也有根拐杖  
不至于这么快就跌入江中

“夜的缺口，悬挂一只酸袖”  
酸涩随着波涛涌向人间

地上影子越来越沉  
轻轻招呼爸妈早点回家

担心拐杖站久了  
会长出根须

扎进泥土里  
再也移不动脚步

## ○想起小时候

拐杖成了父亲的第三条腿  
一辆破旧老爷车，增加了配置  
速度还是提不上来

搀扶着一点点往前挪  
想起小时候  
被父亲举着棍子，追着打  
忍不住要笑  
又要哭

